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为什么是空间？为什么要正义？为什么在洛杉矶？

为什么是现在？ / 12

空间第一 12

寻求正义，现在！ 18

亮相洛杉矶 22

当代应用 24

第二章 论非正义地理的产生 / 29

外在地理与空间政治组织 30

空间差异性地理的内在性 44

不平衡发展的中观地理 52

第三章 构建一种空间正义理论 / 64

理论基础 64

新本体论起源 66

理论化的正义 70

关于空间正义的争论 76

大卫·哈维和正义的城市化 81

亨利·列斐伏尔和城市权 92

第四章	在洛杉矶寻求空间正义 / 107	
	背景：城市重建和都市转型	110
	改造洛杉矶	117
	洛杉矶社会运动史	122
	社区工会的诞生，1965 ~ 1979 年	124
	正义联盟的起始阶段：1979 ~ 1992 年	129
	建立联盟和寻求空间正义，1992 年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	136
第五章	理论付诸实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城市规划活动 / 149	
	为行动主义者创建研究生学院	150
	城市规划系的重组	168
第六章	寻求后“9·11”的空间正义	
	——延续与结论 / 172	
	正义的推进：不断扩展的“社区利益协议” 影响	174
	沃尔玛和“英格尔伍德之战”	176
	拯救“南部中心社区花园”的失败	180
	建设一个国家城市权联盟	183
	结束语：寻求 2008 年危机后的空间正义	185
	致 谢 / 194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96	
	索 引 / 247	

导 论

1

正义问题不能独立于城市条件之外，不仅仅因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也是因为城市浓缩了浸润于现代社会的多种张力和矛盾。

——埃里克·斯文哥德，《分裂的城市》，2006

正如我们无人能越过地理，我们也无人能完全独立于围绕地理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复杂和有趣的，因为它不仅仅与战士和加农炮有关，也与理念、形式、印象和想象有关。

——爱德华·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1993

1996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巴士乘客联盟案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起点，我们依此可以进行关于空间正义的广泛探索。空间正义可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个经验分析的焦点，一个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靶子。从一开始指导这一探索的，就是这样正义的理念，无论它是怎么定义的，它都有一个因果地理学，这是一种空间表达，不仅仅是一种背景的反映，或者一套可图绘描述的物理对象。在上述摘录中，正义的地理学或者空间性（我将交替使用这两个词语）是正义自身的构成性的、内在的要素，是正义和非正义何以社会化构成并随时间进化的关键部分。如此看来，寻求空间正义就变为基本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为地理而斗争，用赛义德的话说就是如此。

2

这种明确的为地理而斗争，能够从一个断言性的空间视角来

理解，它强调作为随正义而发生的地理学的解释性力量。换言之，这些随之发生的地理学不仅是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结果，而且也是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这些过程的动力。我希望证明，一个直接的、解释性的空间视角，帮助我们以更好的理论与实践意识，理解社会正义何以产生与维持，以及作为一个民主社会行动的靶子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重要的探索不仅仅说明空间有作用，就像如我这样的地理学家们多年来所努力证明的那样。它更多的是来自一个深刻的信念，即无论你兴趣如何，它们可以通过采取一种批判性空间视角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空间思维不仅仅丰富我们对于任何一种对象的理解，而且增加我们扩展实践知识的潜力，以便更加有效而成功地改变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增加理论经验和发现创新的潜力，并且在实践中成功应用之，这些确定了寻求空间正义的特定允诺和前提。

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以这种断言性的空间视角为前提，强调空间的有效和解释的力量，无论对公众还是学院听众来说都并不陌生，对有些人来说甚至富有争议。大多数社会学家毫不奇怪地强调社会和历史的方面而不是地理的方面。在随时间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将注意力投注于社会过程和社会意识，而不是那些可以称为空间过程、空间意识和空间发展的因素。确实，我怀疑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将空间这个概念附加到过程、意识、发展这些词上，尤其是正义、民主、人权等上面，也许显得很刺耳。传统意义上，空间维度被视为一种固定的背景，一种物理性构成的空间，而不是被视为重要的构成社会行动的力量（这就影响寻求社会正义），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构成了影响，但是依然外在于社会世界，外在于将世界变得更加具有社会正义的努力。

3 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关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相互联系的思维越来越重要，并在实践中受到重视，与一种中肯的批判性空间视角相比。历史思维通常被理解为比空间或地理思

维更加具有智力上的激发性。可能没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历史优先于地理，或者更加抽象地说，时间优先于空间。但是，在主流社会科学和哲学中，以及更加激进的或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对历史和时间的）优先性考虑，根深蒂固。这也有力地塑造了公众的想象。

近年来，在解释我们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方面的关系上开始有了重要变化。一种新的、不同的空间和空间性探索已经出现，这个过程与一种被描述为空间转向的情形相联系，这个转向几乎影响到所有的人文科学。如第一章所讨论的，空间转向依然处在其早期阶段，但足以在社会、历史和空间这三种视角之间形成一种再平衡，在考察与解释世界方面，没有一个视角比其他两个视角更优越。

这种空间思维与理论的复兴和推广，其主要基础来自批判人文地理学，但也有很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介入，这些学科有考古、艺术、人类学、法律、神学和经济学。在历史和社会的优先性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过去的 150 年里，批判性空间视角从未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并富有影响。随着因果地理学（consequential geographies）的影响被广泛理解，过去很少从批判性空间视角来分析的概念和对象，比如社会资本、社会正义，现在则正从空间角度进行重要的因果探索。

在推动这种跨学科的空间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涉及两个基本的理念：其一，承诺这样一种可能性，可以用一种断言性的空间视角，这种过程在过去被忽视，但现在成了能够打开新的洞察力的源泉，带来富有创见的实践和理论应用。其二，完成这种预期源于这样的理念：在人类生活的空间和社会维度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和构成性的关系，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彼此影响。在这种我以前称之为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解释中，你所考察的对象的空间性，可视为构成了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和社会过程，并给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人文地理或空间以意义。概言之，这两个

观念帮助我们理解因果地理学、一种断言性的空间视角、空间思维的解释力意味着什么。

对空间方法的强调继续遭遇一些人顽强的抵抗，这不仅仅来自那些认为社会和历史视角无比重要且不可挑战的人。比如，很多地理学家认为，所谓空间转向是一种其他学科发展起来的时尚，缺乏他们这个学科长时间以来形成和建立的关于空间思考和著述的力度和深度。一些挑剔的地理学家或许提出，他们接受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本理念，但是几乎所有人在其作品中都倾向于认为应该给社会过程更多强调，如阶级构成、社会分层、种族歧视、男权实践对地理的构成作用，而不是地理何以影响这些社会过程和形式。

这种社会和空间解释的持续的不对称性，部分反映了长期以来在地理学家中形成的一个学科壁垒，他们反对给社会生活的空间性以更多因果性力量，怕陷入以往影响地理学思维的环境决定论的窠臼。这种过分谨慎的思维错失了很多，使得我们对承载我们生命的地理学中解放出来的富有创造力的政治和其他力量视而不见。在这种更加谨慎的空间视角中，空间不过是一个容器。这样的空间视角帮助我们解释多少有些正义的人文地理学的构成，但是遮掩了这样的视角，即空间何以主动地卷入到形成和维持不平等、不正义、经济剥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压迫或者歧视的事件之中的。

5 在这些学科的探索和争论中，有一个特别的反对使用空间正义这个词语的偏见。比如在 20 世纪之初，题目中用了“空间正义”这个词语的有关著述。只有一篇杂志发表短文，还有一个小册子，没有一部独立的书，很难在 20 世纪的文本中发现空间正义这个词语，一些书探索的主题是正义和地理学，或者社会公正与城市。当从空间视角探讨正义问题的时候，有些很有特色的词被人们使用，比如地域正义、环境正义、正义的城市化，或社会正义的地理学。

为强调社会正义形成的空间性，以及空间性与相关民主和人权的关联，我特别注意到空间正义这个词在一些情形中的明确用法。为了突出社会空间辩证法，我最初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正义/非正义（是正义和非正义一词的结合）的空间性影响社会和社会生活，就像生活过程构成正义/非正义的空间性或者特殊的地理学一样。在前三章，我坚持这种思维路径，要说明一个断言性的空间视角是什么意思，并进而探索新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于过去 10 年间空间视角的广泛应用。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先要给他们道歉，他们将发现这些论证是重复的、熟悉的，甚至也许是不必要的劳作。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的目标是清楚的：创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行动力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不正义的地理。

在进一步探索之前，有一个新的附加说明。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寻求空间正义不是说要替代或者改变寻求社会、经济或者环境的正义。它意在开拓、扩展这些概念以进入新的理解 and 政治实践领域。称之为空间正义不是要隐含这种意思，即正义仅仅取决于其空间性，也不是说空间正义应被视为社会正义很多方面或者要素之一，可以和其他方面或要素一比高低。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误解了社会—空间辩证法，因为社会构成了空间，社会也为空间所建构。这里采取的观点是，所有社会事物（也包括正义）同时且内在具有空间性，就像任何空间事物，至少在人类世界中，同时且内在具有社会性一样。

我不是要提出空间正义的“食谱”定义，而是要让它从最初所描述的意思介入、扩展到每一章，即从它来自一个批判性的空间视角的应用，进入比较熟悉而为众人所知的社会正义。我也想更加清楚地探索正义的空间性，还有它在为地理而斗争中的表达，这不仅是一种学院派的操练，也具有更多的政治和实践目的。空间性地看正义之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对正义作为所有社会中关键因素和动力的普遍理解。它寻求的是提升民主政治和社会

积极行动主义的更为进步、更可参与的形式，为动员和维护社会的内在联合，草根的区域联合，以及正义指向的社会运动提供新的理念。

反思埃里克（Erik Swyngedouw）的介绍性评论，将在《寻求空间正义》中被集中勾勒出城市化和城市条件来。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化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城市的正式行政管理范围之内。城市化过程以及随之进行的正义/非正义城市化首先是从严重的城市集聚开始形成，但是在目前全球化加速的阶段，城市条件已经将它的影响扩张到所有地区：农村、郊区、大都市、废弃的城市，甚至荒野、公园、荒漠、冻土带以及雨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世界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城市化，在这里使寻求空间正义行动在很多地理规模上相互关联，从最大的全球范围到最有地方性的区域，以及二者之间各种地方。

7 城市化过程的宽广视野，与寻求空间正义以及被称为追求城市权的斗争相关联。城市权是一个政治理念，是在城市语境中的人权努力，这个概念是40年前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发明的，他也许是20世纪最富有创造力的都市空间理论家和哲学家。列斐伏尔的原创性概念，与其他一些强有力的关于城市生活的因果地理学理念捆绑在一起，与那些最为被动地受到城市条件影响的人对更多地控制城市空间的社会产物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为争取城市权而斗争，作为一种需要，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就是要更多地控制我们的生活空间如何被社会性地生产，而这种斗争成为寻求空间正义的事实上的同义词。

近年来，城市权理念在政治上复活，在全球、国家、民族以及城市运动范围中，激发了相互加强的两种为地理而斗争的融合：为空间正义和为城市化空间的民主权利，这种融合以不同的方式被谈论。第二章，我们的讨论进入正义/非正义的全球化 and 城市化，它在经验上表现为不同的地理规模。第三章，我们更加详细地探讨城市权理念，这是作为空间正义理论的一个部分来处

理的。特别关注列斐伏尔原创思想，以及大卫·哈维正在形成的更现代的概论重建，他是与列斐伏尔最接近的对手，是城市空间的领袖理论家。第四章，探索从城市权来寻求空间正义，研究洛杉矶过去40年来联盟形成的创新形式的复兴。在最后一章的末尾，会从目前金融危机的角度，简要回顾为空间正义和城市权而进行的斗争。

探索空间正义和更加民主的城市权，我带有一种策略上的乐观主义，我希望用同样的情绪影响那些阅读这本一吐为快的书的人。这种乐观主义部分来自必然性，因为人们急切地需要发现希望的源泉，在这个市民的自由正在被侵蚀，民主参与在恶化的世界。探索一些策略性的路径以要求和维持积极成功的民主政治，这是促进正义以及消除各种剥削、压迫的基础，必须发现和保持对新鲜并富有创造习惯的理念的一种激进的开放态度。这在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和深化衰退的时候尤其重要，这也是这本书导论写作时候的情况。

在此还需要对正义这个特殊的词语进行一些说明，因为它在当代政治中经历了一种动员力量和策略对象的复兴。从全球到本土，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地理规模上，正义获得工作的急切的需要，用正义获得和平，以正义促进发展，是那些有压力的政府需要面对的，需要政府更加有效地处理经济不平等、文化冲突、政治极化、环境恶化等日益糟糕的问题。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需要环境正义的呼声，工人、青年需要正义，任何感到以种族、阶级、性别、性向和其他各类不可接受的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和空间歧视形成的负面影响的人都需要正义。空间正义概念的两个部分看起来似乎都被高度重视了。

关于正义和民主的文献非常多，在这里，我不能像处理空间和地理文献那样过多地介入其中。我只对一些关于正义的关键性主要著作做了简单的讨论，但主要强调的是，正义何以能够政治性地、策略性地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得到应用。对那些实际的和潜

在的积极行动者听众，我旨在通过给有关正义的争论、各种意在提升正义和增加更多平等民主的组织的策略和战略，增加一个挑战性的、政治上有用的空间视角，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寻求空间正义》分为六章，还有扩展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包含了文献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第一章，列举了这些论题的简要的纲要，比如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空间思维以及寻求空间正义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在当代世界日益受到关注，洛杉矶为什么以及何以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中心，缘于劳工/社区策略联盟及其空间理论的实践应用。另外，第一章的结论是讨论空间正义这个词为何被大家在过去 10 年中使用，而这是经过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沉寂以后才开始的。第二章勾画和展现了空间正义的综合的范围和视野。这里，有意折中和涉猎广泛，这一系列尝试，提出很多例子，关于非正义地理产生的不同方式，以及各种政治人物的回应。

9 空间（非）正义被置于相互交织和互动的三重地理学难题之中。第一重是通过勾画界限和空间的政治组织，由外在的非正义地理形成。其例子有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各种形式的殖民控制到各种更加具体的空间扩张的努力，比如选举区域操纵、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的优先性等。第二重是在一个更加本土的规模上的非正义地理的形成，它是内生和内在的，来自个体、公司和机构的歧视性的决策导致的分配不平等。这些案例如排斥性分区，有毒设施的选址，种族隔离的限制形式，等等，其歧视地理学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也成了很多关于法律和空间的文献的关注点。讨论种族、空间和法律如何相互作用，也对环境正义运动进行了简单探讨。第三重是更加具有地域性，或者是所谓的中央（mesogeographical）地理学角度的，它根植于所谓的地理的不平衡发展和被描述为非正义的全球化。尤其关注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这个总体过程构成了，在中央、中间规模上，在城市和全球之间的水平上的空间非正义。在这里，寻

求空间正义扩展到地区联合建设、寻求地区民主以及新的行为策略如社团中心的地域主义的发展。

继上述具体形成的非正义地理学的探索之后，第三章转向更加特殊的理论化空间正义理论，通过相关文献探索这些概念在时间上的发展脉络。构建一种空间正义理论开始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论上的考察，这是一种区分规范、实证和批判视角的手段。随后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本体论王国，意在平衡我们生活中存在的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我鼓励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我相信这种本体论再思考对理解批判的空间视角是必需的，对理解近年来出现的空间意识也是必需的。

这一章继续批判性地讨论正义何以能够使其自身理论化，重点突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玛丽·扬（Iris Marion Young）的著作。然后通过三个相互交叉的思潮讨论正义理论何以有空间维度，第一个集中在空间正义上；第二个集中在社会非正义的城市化上，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具体形式；第三个集中在城市权问题上。在批判地估量历史以及当代的哈维和列斐伏尔贡献的基础上，提出更新的空间正义理论，这两个人和其他人促成了城市权的政治复兴，尤其从多样的、区域性视野而言就更是如此。另外还有一轮新的关于空间意识的讨论，最早追溯到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富有创新性的思想。

10

最后几章将注意力由理论移至实践，深入到洛杉矶的劳工社区联合建设的复兴这种细节中。第四章开始于这样的背景，从本土对城市和地区重构的探索，以及过去30年世界诸多城市发生的激进的变化构成的合题来分析问题。尤其关注正在兴起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极化问题，这使得多个规模上的社会和空间的非正义有所增加。这一章继续讨论在洛杉矶城区发生的转型。

第四章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以洛杉矶的劳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时间上是从1965年的瓦茨暴乱到2001年的“9·11”事

件。在以社团为基础的联盟主义中，一些创新的成就被突出，这些联盟受到这些组织的影响，比如农业工人联合会，不同社团的发展合作，激进的租金控制运动，早期的为环境正义斗争的例子，为门卫寻求正义的运动的出现，以及维持生存工资的运动，工人正义运动的扩张等，还有近期的指向空间正义的劳动—社团—大学联盟如洛杉矶新经济联盟，以及正义经济策略行动联盟等。

11 第五章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的老师和学生在洛杉矶社会运动历史上，在鼓励理论指导的社会和空间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我的目的是做一个案例研究，证明在大学和更多城市社团之间如何形成有机联系，并在第四章描绘这些联系何以在劳工/社区联盟建设的复兴中发挥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帮助解释空间理论和空间实践何以在洛杉矶变得如此有效相互关联，我也以一些个人的细节，描写了主要基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家、规划者而形成的有影响力的系列研究，他们被某些人，通常而言并非反对者称为关于城市与区域批判性研究的独特的“洛杉矶学派”。

最后一章，开始讨论在洛杉矶出现的全美和全球范围的后“9·11”追求空间正义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包括社团理论协议的扩大应用，是近来出现的本土政府规划的最为创新的形式之一；为英格尔伍德（Inglewood）而反对沃尔玛超市扩张的斗争；以南部中心农场为背景，获2008年奥斯卡提名奖的纪录片《家园》的复杂故事；以及近来形成的国家范围内的城市权联盟。本章和本书的结论是一个简短评述，在2008年新自由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崩溃以来，今天关于空间正义和为地理斗争以及城市权的情况。

在本书中，我没有狭义地集中探讨劳工运动，或者详细讨论以社团为基础的组织，更没有以自身的话语探讨人种或宗教组织。我通篇强调的是，联合的形成，以及这些不同的组织何以在

为社会和空间正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在这种积极行动者组织和社会运动中，空间正义是最具有关联性的事情。之所以将研究集中在洛杉矶市，是因为有很多理由让我相信，洛杉矶的经验在过去20年间有一些特别值得说明的部分，对任何地方的行为者和理论家来说都是如此。集中于洛杉矶并不是排斥其他城市和地区，而是要邀请人们进行比较和相互学习。把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直接的空间性视角。

为什么是空间？为什么要正义？ 为什么在洛杉矶？为什么是现在？

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发生：我们现在或许正在默认一种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看待地理斗争，这种方式新鲜而有活力。

——爱德华·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1994

空间第一

如我希望，我已明确空间正义一词并非其他正义形式的替代词或备用词，这代表一种特别的强调和阐释视角。我已提出，将批判性空间视角前景化并以寻求空间正义作为地理斗争的方法，不仅增加了开拓思考该主题的方法的可能性，亦能丰富现有的观点与实践。该讨论将继续对近些年兴起的批判性空间视角兴趣的复苏进行详细阐释，并解读其如何被（非）正义的空间或空间的（非）正义所影响。

空间转向

将正义的空间前景化是学者所称的空间转向的许多“空间化”之一，是不同寻常的广义学科领域批判性空间思维的史无前

例的大融合。传统上，对空间及空间地域性的特别强调只出现在某些学科中，主要是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和区域规划以及城市社会学中。当今，空间研究已经超越这些学科并进入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法律与社会福利、后殖民与女性主义批评、神学与《圣经》研究、种族理论与同性恋理论、文学批评与诗歌、艺术及音乐、考古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与会计学当中。

然而，这种空间视角的应用通常很浅显，仅限于几个相关的空间隐喻如映射这个或那个，抑或是使用诸如地图、区域或风景等与时俱进的词语。然而，在某些领域，如在我们正讨论的城市考古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出现了全新的理念。这正是因为有了对社会—空间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和来自社会生产的空间如城市集聚以及聚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所谓的社会—空间聚集的原动力被断言性地描述为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及文化创造的主要原因，这成为城市空间因果关系最有力的声音之一（可参考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了解更多）。

不管是影响主流思潮还是次要主题，空间转向及新的空间意识正在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对空间思维的忽略局面。另外，一种批判性的空间视角及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学术界而进入更宽泛的公共及政治领域，如对城市空间正义及权利日益积极的寻求。也许，人类社会的空间组织，尤其是在现代大都市与扩展的全球经济中成型的空间组织，史无前例地被认为是对人类行为、政治行动及社会发展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不管是思考电子媒介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益介入问题，还是努力了解全球更多的地理政治冲突，抑或是政治上寻求方法以减少贫困、消除种族问题、解决性别歧视及环境恶化问题，某种批判性的空间视角对了解当今社会状况显得日益重要。你读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作品，这是一个批判性空间视角跨学科融合的延伸——从最初的学术领域到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延伸。从本土、城市到区域，从国家到全球，一种新的空间意识正在进

入公共议题如社会核心问题中来——包括人权、社会融合—排斥、公民权利、民主、贫困、种族主义、经济增长和环境政策。

在我看来，空间转向标志着所有思想意识和哲学领域一次意义非凡的改变，它将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所有方式，这包含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争论到理论形成的抽象领域，以及经验分析与实践应用的具象方面。特别是，空间转向结束了空间思维从属于历史思维的时代，而走向了空间思维与历史思维平等并相互影响的时代。这种空间与历史视野的再平衡值得进一步阐释。

空间和时间及其具体且社会建构的分支如地理和历史，是我们所居住的物理和社会世界上最基本亦最广义的特质。然而，对多数学者和广大公众来说，历史地思考社会及社会关系更为熟悉，且比空间或地理地思考社会更有深度与效果。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人否认，任何问题的探索只要采用了刨根问底的历史态度都能取得重要进展。毕竟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暂时性的生命，我们的发展历史限定了我们个人生存的时限。时间赋予我们生命，锻造了我们的存在，让我们不可逆转地同时间存在，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暂时存在。

16 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创造了我们的集体自我，构建了体现并刻有我们个人经历的社会与文化、政体与经济。虽然，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改变了社会，从原始进步到现代，生产正义与非正义等，但时间与其中社会生产的产品——历史，不言而喻地界定了人类的发展与变化，创造了问题与对策，激励、完成、拓展并最终结束了我们的存在。

空间转向的更大意义及对批判性空间思维的兴趣的复活源于这一信念，即我们是时间的，但我们亦是空间的。也就是说，我们存在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在本质上或本体上是同等的，在语言阐释和行为能力上不分上下，且交织在相互构成的关系网中。在各种意义上，人类的生命具有时空性及地理—历史性，并非时间或空间，并非历史或地理自身独立存在。没有任何原因能让其中一